

• 政治学研究 •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林 冈 吴维旭 姚 奕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溃败,说明蓝、绿执政县市格局已发生变化。鉴于民进党在县市长席次及其所掌控的人口过半,国民党在 2016 年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中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民进党的执政版图向都市大幅拓展后,有无可能调整大陆政策?台湾的政治生态有无可能从两极对抗走向趋中妥协?这些是影响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 “九合一”选举; 两岸关系; 国民党; 民进党

中图分类号: D609.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5)04-0082-05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是涵盖 6 个直辖市和 16 个县市的市长、市议员、县长、县议员、乡镇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以及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山地区原住民区长和区民代表等中低层次的地方选举。其中 22 个县市市长和县市议员的选举结果对 2016 年的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及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影响较为直接。与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举行的 17 县市和“五都”选举不同,此次“九合一”选举涵盖全岛范围,而且选后 14 个月就要进行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改选,蓝绿双方的选举气势难免影响一年后的选战格局。县市长选举的席次分配和蓝绿得票数差异、各县市人口规模大小以及蓝绿基本盘的挪动,均将对 2016 年高层选举产生辐射效应,进而影响到国、民两党在未来一两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大陆政策走向与两岸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国、民两党对中台湾的激烈争夺

台湾的蓝绿两大政党光谱,在地域分布上向有“北蓝南绿”的说法。这一说法源于 2005 年的县市长选举,当年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大幅减少,被压缩到浊水溪以南的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县和屏东县,加上高雄市,总共就 7 个县市。在 2009 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新增宜兰县,从而在中央山脉以东,形成了“北绿南蓝”的局面。在 2010 年“五都”选举中,国民党保住“北三都”(台北、新北、台中),民进党固守“南二都”(台南、高雄)，“北蓝南绿”的地域版图得以延续。民进党所掌控的执政县市的人口数,不及台湾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蔡英文在 2012 年大选中败北的原因之一。根据笔者前期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2-12

作者简介: 林冈(1953—),男,福建福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和台湾问题;吴维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姚奕,上海交通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

当不同政党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转换为席次率时,就会直接影响到“总统”大选的选情。在最近三次“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其执政县市获得过半选票,已经逐渐成为一条铁律。^[1] (PP148-149)

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以争取过半县市执政为目标,希望在原有六个执政县市(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已于2010年选后合并为台南市和高雄市)之外,新增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基隆市以及属于外岛的澎湖县,以“3都9县市”为最高目标,达到执政县市人口数过半。其中,“中彰投”人口总计451万,如果全落入民进党手中,就意味着其执政县市的人口已经过半,也就很自然地被视为蓝绿竞争的决战县市。

彰化县和南投县的基本盘对国民党原本有利,民进党将其列入胜选目标,一是摆出决战中台湾的架势,二是希望国民党地方派系出现双胞胎,通过原彰化县副县长柯呈枋和南投县县长李朝卿夫人简淑端的违纪参选,裂解泛蓝选票,让民进党候选人魏明谷和李文忠当选。但在国民党拘押既已涉案又不服调度的基隆市市长黄景泰后,彰、投“地方诸侯”一时不敢妄动。同时,民进党籍彰化县长候选人魏明谷却面临台联党候选人黄文玲的分票压力;后者因为无法与民进党达成未来参选“区域立委”的期货交易坚持参选彰化县长。^①虽然在历史上南投县长一职曾经落入民进党或无党籍人士的手中,但国民党的基本盘大于民进党,2012年大选中,马英九在该县得票率高出蔡英文12%。加上“副总统”吴敦义将南投县长选举视为重要的“家乡保卫战”,与新潮流系的关系早已疏离的李文忠也就更难取胜。嘉义市的蓝绿实力相当,国民党的黄敏惠担任市长,民进党的李俊邑担任嘉义市选区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候选人陈以真在个人形象、家族背景和可动员的资源上都胜过民进党候选人涂醒哲,形势本来对国民党略微有利,结果国民党除了守住南投县外,彰化县和嘉义市都落入民进党的手中。

台中市的选情对国民党明显不利。台中市

长胡志强因为跟马英九的矛盾,无法如愿北上担任高官,只能靠参选来延续个人政治生命。但因其在2001年就开始担任改制之前的台中市市长,至今已经13年,原台中市的选民对其没有新鲜感。不过,对原台中县的选民来说,2010年担任大台中市长的胡志强还是一张没那么老的面孔。^[2]2010年大台中选举中,国民党在原台中县的派系整合失败,胡志强也比较大意,致使民进党候选人苏嘉全在原台中县的得票率超过了胡志强,只是败在了原台中市。2014年的情况与此相反,林佳龙的“都市型”政治人物形象使其在原台中市的民意支持度遥遥领先胡志强,但在原台中县的选情则比较紧绷。在国民党高层的协调下,红派的张清堂(2012年选上“立委”后因为涉案被解职)和黑派的颜清标(2012年后曾因涉案被收押)重现江湖,联手支持胡志强。与此同时,民进党也完成了内部的整合,与林佳龙有“瑜亮情结”的苏嘉全、蔡其昌和赖清德先后表示支持林佳龙。同时加入发言团的还有2012年参选台中4区“立委”落败、2014年寻求连任西屯区议员的“中流”张廖万坚。“新系”中生代领导人赖清德或许担心蔡英文和林佳龙的同步成功会影响自己谋取大位的政治前途,但在2014年10月出面与林佳龙互相拉抬,参加其个人新书《城市行动派》发布会,针对施政理念及城市愿景,分享经验,进行台中与台南的双城对谈。^[3]林佳龙属于游锡堃系统,随着投票日接近,加强了与“新系”的合作,甚至将自己的选区让给了新系的候选人,以寻求选票的最大化,最终以57%的得票率打败了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胡志强。

二、北台湾的选举结果

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最新奇之处是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支持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投入选举,挑战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台北市历来是蓝明显大于绿的地区。除了1994年因为国民党和新党推出两个候选人,致使陈水扁

^①有人认为,黄文玲对国民党支持者的分票效应可能超过对民进党支持者的分票效应。即便如此,民进党合并泛绿选票、分化泛蓝选票的目标也未能同时达到。

以相对多数当选外,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得票率从未过半。为此,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民进党放弃提名党籍候选人,全力支持柯文哲。

由于两位候选人没有从政经验,出现了两个“政治素人”之争,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在这次选战中,连、柯阵营主打的议题不是市政,而是个人出身背景、收入、操守以至对女性问题的看法,政策性的议题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就选前民调来看,截至2014年10月下旬,柯文哲在民众的好感度、支持度和对胜选的看好度上,都已经过半,而且遥遥领先于连胜文。更重要的是,在2010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投票给郝龙斌和2012年地区领导人选区中投票给马英九的受调查民众中,这次表态支持柯文哲的只比表态支持连胜文的少3%以内,而当年投票给苏贞昌和蔡英文的受访者,这次表态支持柯文哲的高达80%以上。连胜文既无法得到泛蓝选民的全力支持,也无法有效吸引中间选民,其主要原因是其“富二代”、“官二代”的形象有损选民的观瞻,特别是在台湾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有人指出,在国民党的传统选票中,经济选民和军公教人士是两大板块。2008年以来台湾经济没有因为大陆因素的拉抬而变得更好,反而使经济利益向财团和富人阶层倾斜,导致了经济选民板块的松动。^[4]马英九将军军公教人员退休金的存款利率,从18%逐年下调到9%的政策宣示,引起了不少军公教人员的反弹。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宣示虽然跟台湾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有关,但个人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①有些人士还酝酿成立军公教人员废票联盟,含泪不投票。上述两大板块的松动,对国民党的选情造成了不利影响。结果国民党不但丢掉了台北市,而且还丢失了基隆市、桃园市和新竹市。在外岛部分,国民党除了失守澎湖县外,在金门县也败给了无党籍的候选人陈福海。

三、蓝绿得票数和执政县市人口

在2009年县市长和2010年“五都”市长选

举中,属于泛蓝的选票约605万,属于泛绿的选票约583万,泛蓝实际领先泛绿约22万票,得票差距为1.87%左右。^②在2014年选举中,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47.55%)超过国民党(40.7%)近7个百分点,相差84万票。如果我们将柯文哲所获85万选票中的63万视为民进党的基本盘(以2010年台北市长选举和2012年“总统”大选时蔡英文在台北市的得票率推估),花莲和金门的所开出的选票(17万左右)视为泛蓝的票数,新竹县无党街候选人郑永金所得选票中7万票视为泛绿选票,则民进党实际领先国民党的选票应该是137万票,占所有选票的12.1%。从2000年到2012年的几次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表明,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得票率与“总统”选举得票率之间的落差从来都没有超过5个百分点。这次民进党得票率领先国民党的程度(表面数字为7%左右,实为12%左右),在短期内是难以回摆的,对2016年大选势必产生溢出效应。

在台湾22个县市,由民进党执政县市人口总数原本只有7,205,979人,国民党和无党籍(属于泛蓝的傅崐萁)执政的县市原有16,173,615人口,是民进党的两倍以上(截至2014年3月底的数字)。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所掌控的13个县市的人口数已经高达1443万,占全台人口的61.71%。如果再加上与民进党结盟的柯文哲所掌控的台北市,则人口比例更高达73.21%。民进党所拥有的县市执政资源也将辐射到2016年的大选结果。

四、“九合一”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两岸关系不是主要或重要议题,候选人和一般民众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市政和地方建设的规划、个人形象的打造以及批评对手的道德操守和言行举止上。在“太阳花学运”的冲击下,面临民进党和台湾社会部分民众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和

^①个人访谈记录,2014年9月26日,台北。

^②这是将傅崐萁所得选票视为泛蓝选票,并考虑杨秋兴当年脱党参选吸纳泛蓝选票因素的计算结果,与只统计表面上的政党得票数字的一般看法不同。

货物贸易协议的疑虑,国民党候选人不敢打两岸关系牌。随着“九合一”选战的逼近,马英九当局对两岸关系经贸关系的推进投鼠忌器,更不用说促进两岸的政治对话。从台湾陆委会官员张显耀的“泄密”风波,马英九当局对在APEC上实现“习马会”的略带偏执性的政策宣示,到马英九在“双十庆典”对大陆处理香港问题的批评,两岸的政治互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大败之余,国民党将忙于重组领导结构,更难以调整“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论述。未来国民党的领导人也很难像马英九那样,具有比较强烈的中华文化意识。

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是否有利民进党走“最后一里路”?按照人们在选前的逻辑推论,如果民进党仅能维持现有格局,未能在台中市或台北市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党内竞争者势必要怪罪蔡英文坐失良机,挑战其未来的领导地位。如果挑战者来自党内更为偏“独”的板块,就会影响到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继续向中间方向调整。如果民进党小胜,就意味着蔡英文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可能增加其走“最后一里路”的诱因。而如果民进党大胜,党内则可能出现不需要走“最后一里路”也能赢得2016年选举的声音,减少调整大陆政策的诱因。但这只是从赢得选举的角度推论,而没有将民进党一旦上台,将面临处理两岸关系难题的压力考虑在内。民进党选后调整大陆政策的可能性还将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民进党赢得选举是否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大陆政策的调整,也就是说民进党在选前是否已经展现了调整政策的足够善意和姿态,为选后说服党内接受走“最后一里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作了前期铺垫?第二是民进党的执政版图是向哪一个方向拓展,是中部还是北部?是县域还是都市?所增加的选票来自哪些社会力量?这些问题关系到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微妙变化,从而影响到未来的政策走向。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2014年7月再次当选党主席后,一方面想走完最后一里路,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党内的基本教义派,将党内的“冻独”之议束之高阁。面对“岛国前进”、“激进侧翼”等新的“独派”团体,即所谓的“新绿”,民进

党中央更是充满戒心。这股力量信息来源广,传播渠道多,很难估算其实际能量。对民进党政策调整的牵制力超过了传统的“深绿”势力。对于施明德、苏起等人提出的“大一中架构”,民进党当局出于选战优先和难以掌控“新绿”的双重考虑,至今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围绕民进党是否要走最后一里路,如何走好最后一里路问题,民进党高层亦有明显的意见分歧。蔡英文在7月底宣称,“台独”是民进党的“天然养分”,只要民进党上台,大陆就得跟其打交道。而在2014年8月12日在台湾大学以“台湾的未来”发表演讲时,又表示民进党愿意面对两岸长期存在的歧见,努力和对岸建立全新的互动及沟通的模式,承认区域经济整合的加速对台湾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崛起和两岸关系更是攸关台湾的未来”。在这次演讲中,蔡英文用台湾的政治自主性这一字眼取代“主体意识”等概念,含有“面对差异、处理差异”的意涵,也可以推论其所谓“全新的互动及沟通的模式”,既不同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也不同于民进党以往的思维模式,而是从“从世界走入中国”的旧模式调整为平行交往,承认两岸关系对台湾的未来发展更为重要。但即使在这篇调子相对温和的演讲中,蔡英文仍难免将中国与台湾并列,尽管她有时也使用了比较中性的“对岸”一词。上述不同言论,恰好折射出民进党内对处理两岸关系的不同声音。在具体政策上,民进党对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议的通过或签署,仍持保留态度,但对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不再予以抵制,并原则上同意将陆生纳入健保。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2014年9月25日在文化大学举办的“2014年两岸建立互信与换位思考”学术研讨会发表午餐演讲时,除了说明上述变化外,多次使用中国大陆字眼,展现改善民、共两党关系的意愿。在中国大陆与韩国即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压力下,“两岸服贸与货贸协议不论是立法审查的作业或者是进行谈判的时效进度都已呈现缓不济急的政治窘境”。民进党能够藉由“九合一”改变民进党和台湾的未来,仍值得观察。

基于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现实,民进党执

政版图在由南向北迅速拓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与国民党争夺都市选民的鲜明特征。传统上,民进党的支持者多来自县域,就是在高雄市和台南市,民进党在原高雄县和台南县的支持度也高于原高雄市和台南市,例如在2008年大选民进党遭到惨败时,马英九在高雄市和台南市的选票超过了谢长廷,但在高雄县和台南县仍落后于民进党候选人。此外,国、民两党在云林和嘉义平分“立委”选区,也是国民党在海线胜出,民进党在山线得手。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与民进党结盟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和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获得许多年轻选民的支持,双双获得57%的选票。在民进党增加的7个县市中,只有澎湖和彰化属于县域,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台中市、嘉义市均属于都市地区;而国民党所保留的6个县市,除了新北市,苗栗、新竹、南投、台东和金门均属于县域。随着泛绿阵营都市型政治人物的增加,推动两岸城市交流在选举过后将继续作为民进党大陆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但在民进党没有改变既定立场以及2016年选举气氛的双重影响下,绿营城市与大陆城市的对口交流,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

简言之,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到两岸议题,但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两次高票当选的马英九都无法兑现其竞选期间有关推动两岸签署和平

协议的承诺的话,那么,在民众对两大政党偏好度接近、选情紧绷的未来一年中,两岸要想在政治对话上取得明显进展,恐怕也就有更大的难度。但鉴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两岸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上的合作,可能取得进展。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实力的趋近和蓝绿光谱的变化,可能导致台湾两党政治由对抗恶斗走向理性竞争,这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参考文献:

- [1]林冈.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2]黄信达.台中市长选举决战派系动员[EB/OL].中国评论网,2014年9月27日,http://www.crntt.com/crm-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3403164&sw=胡志强。
- [3]赖清德,胡志强.阵营口水战交棒成话题[EB/OL].中国评论网,2014年10月11日,http://www.crntt.com/doc/1034/2/3/5/103423531.html?coluid=142&kindid=0&docid=103423531&mdate=1012004850.
- [4]洪耀南.台北市蓝绿结构正在解构中[EB/OL].https://us-mg5.mail.yahoo.com/neo/launch?.rand=4b0ec19vc450c#2579790804.

责任编辑 王金水

Impact from Taiwan's 2014 "Nine-in-One" Election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LIN Gang, WU Wei-xu & YAO 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aiwan's "Nine-in-One" election has led to major impact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The crashing defeat of KMT in municipal elections indicates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ing pattern for municipal and county administrations by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Considering tha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as gained control over the number of county and municipal leadership and half of the population, KMT will face more severe crisis in the 2016 election of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legislative body. After the ruling map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significantly expand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urban area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y would readjust their mainland policy? Coul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turn from polarized confrontation towards compromise? These are the key variables that might affe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Nine-in-One" electi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 KMT; DPP